

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 主编 汪义群



福克纳研究

陶洁著

William Faulkner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

主编 汪义群

教育部十五规划第一批博士点研究基金项目

福克纳研究

陶 洁 著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克纳研究 / 陶洁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
(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3378-9

I. ①福… II. ①陶… III. ①福克纳, W. (1897~1962)—
人物研究 ②福克纳, W. (1897~1962)—文学研究
IV. ①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8810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苗 杨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3378-9 / I · 0246

定 价: 33.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汪义群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海平 李文俊

汪义群 陆建德

杨仁敬 郑克鲁

陶 洁 郭继德

黄源深 瞿世镜



1918 年，福克纳还没来得及上战场，一战便已结束。他回家前买了一套军官服，喜欢穿了这套军服在街上散步或出席舞会等活动。

图片选自 Joseph Blotner, *Faulkner: A Biography*.

福克纳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当特殊学生时为学生刊物《老密西西比人》画的图画。

图片选自 Joseph Blotner, *Faulkner: A Biogra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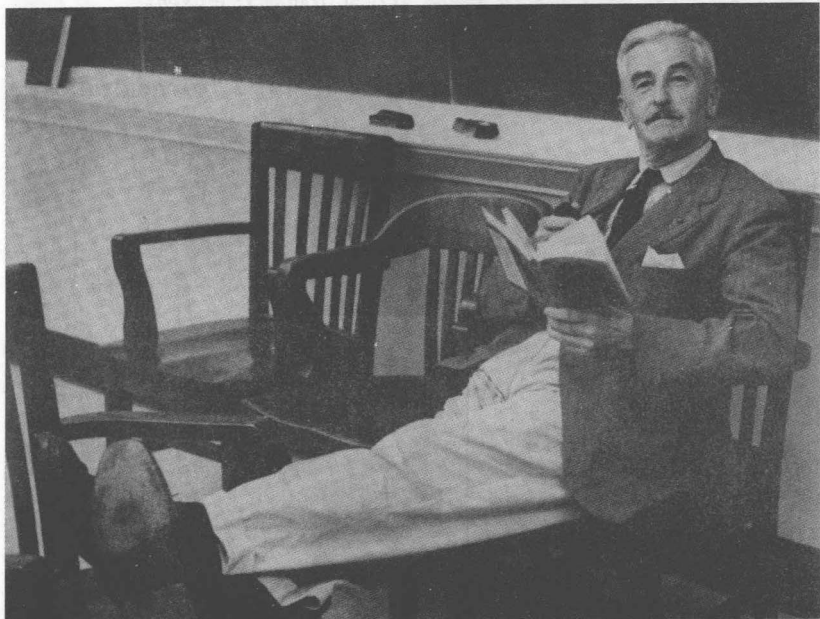
福克纳跟妻子艾斯苔尔在他们家“罗温橡树别业”的大门口。

图片选自 Joseph Blotner, *Faulkner: A Biography*.



福克纳在女儿吉尔的婚礼上。

图片选自 Frederick R. Karl, *William Faulkner: American Wri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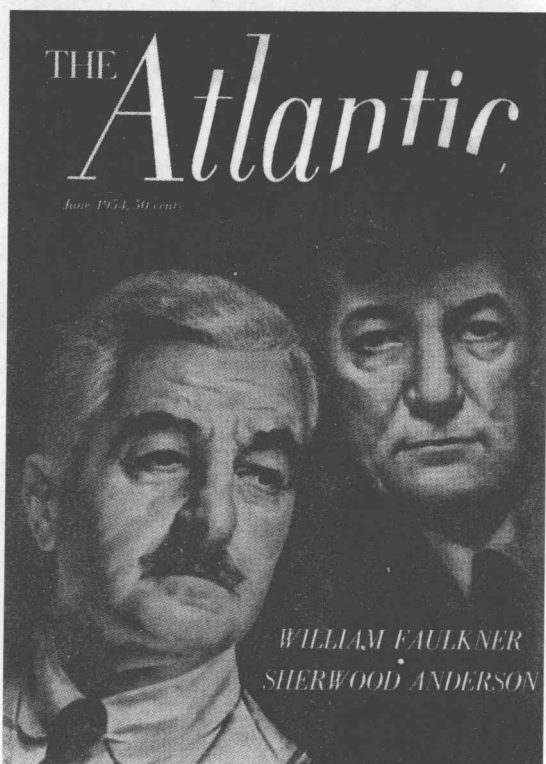
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跟学生座谈以后神情愉悦。

图片选自 Joseph Blotner, *Faulkner: A Biography*.



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福克纳获得的是 1949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发奖是在 1950 年。）

图片选自 Frederick R. Karl, *William Faulkner: American Writer*.



《大西洋月刊》1953 年 6 月号封面。内有福克纳纪念舍伍德·安德森的文章。

图片选自 M. Thomas Inge, *William Faulkner*.

"Don't climb," Hauer said, and again. "Don't old Bayard, he used to hate an automobile like a snake. Wonder what he thinks about it." They drove on across the open, air-bathed country and cars parked casually and without order. Hauer spoke again, and again. "He ought to have some recognition for the old fellow, then that headless fool."

"Yes," he said again. "They've worried about Colonel Sanders' head, once. I'm pretty sure he's headless. Now, headless."

"Headless?" Hauer said again. "Down somewhat," Hauer said again.

"He goes with him," Hauer answered.

"Old Bayard in an automobile?"

"Yes. Miss Loring says it is hard Bayard from having his foot sick. But she says Colonel Sanders doesn't know it, but that Bayard would just as soon break his toe. That he probably will before it's all over." She drove on across the square, among tall, thin, water and cars parked casually and without order. "I hate Bayard Sanders," she said with sudden vehemence. "I hate all men." Hauer looked at her quietly.

"What's the matter? What's Bayard done to you?" But she didn't answer. She turned into another street, bordered by more stores and lined with signs in looping, clumpy, cutting banners or in small colors from cut-board cartons. "He ought to have some consideration for the old fellow, then that," Hauer said with paternalistic disappointment. "Headless fool."

"Yes," he said again quietly again. "They've worried about Colonel Sanders' head. I'm pretty sure he's headless. Now, headless."

"Down somewhat," Hauer said again.

"What's the matter? What's Bayard done to you?" But she didn't answer. She turned into another street, bordered by more stores and lined with signs of no story and shaded by metal awnings beneath which signs hung in clumps, skimming banners or in small board cartons; cheap colors, and then a quiet wall chosen by a sparsely garish square, and between it and a shallow and solid color you, on a wall clumped from the end of a short lane filled with water and tall-board houses with a head. It was a wall and a sitting dust note-like in the sun, and upon the door above the door a head. ^{loudly} hard-panned sign: W. C. BEARD MILL. Between it and a shallow and solid color you on a wall clumped at from the end of a short lane filled with water and tall-board houses and mules, and shaded by mad-honey trees beneath which country men in overalls squatted. "He ought to have some consideration for the old fellow, then that," Hauer said, with paternalism. "Still, they've worried about Sanders' head. I'm pretty sure he's headless. Now, headless."

"Yes," he said again, quietly again. "They've worried about Colonel Sanders' head. I'm pretty sure he's headless. Now, headless."

"Down somewhat," he said. "Now he's headless again." "Down somewhat," he said. "Well, it's headless. Now's that old fellow head?"

She told him, with a wealth of handclasp, tapping him in the quiet happiness of her affection. The shabby

总 序

汪义群

编纂一套现代外国作家研究丛书,作为新时期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总结,是我多年的愿望。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经走过八十多个年头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文学创作。鲁迅先生甚至将外国文学的译介者比做“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由此可见,它对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何等巨大的作用。

然而,自20世纪中叶起,由于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以及极左思潮的干扰,外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外国文学的研究,处于低谷状态。一方面表现在译介的内容明显狭窄,人们关注的仅仅是高尔基、萧伯纳、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德莱塞等所谓揭露社会弊端的“进步作家”。即使对这些进步作家,也仅仅着眼于他们社会批判的一面,对于他们张扬人道主义、提倡个性解放的一面,或则避而不谈,或则作为其“阶级局限性”或“时代局限性”加以剔除。而伍尔夫、乔伊斯、福克纳、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则一直背着“颓废没落”、“腐朽反动”的骂名。除非作为批判用的内部资料,一般读者对他们无从了解。至于那位直到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回到她



所深爱的中国的赛珍珠,则始终是批判的对象。

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真正繁荣,应该从20世纪70年代末算起。经历过漫长而充满苦难的“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欢庆共和国新生的同时,渴望着精神的食粮。很快,《安娜·卡列尼娜》、《傲慢与偏见》、《简爱》、《双城记》等经典名著重新回到了读者的书架。与此同时,人们又把眼光放到了一些更加晚近的作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是一个文学创作、研究和翻译百废俱兴的时代。人们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了解和借鉴现当代文学的需求与日俱增。为了满足人们的这一迫切需要,老一代翻译家纷纷拿起生疏已久的译笔重返译坛,译界的新秀也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国内各重点大学纷纷开设英美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生课程,招收了文革以后第一批研究生。这些研究生课程的设置,为我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研究培养了一支生力军。目前我国活跃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便是其中的佼佼者。80年代以来,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爱好外国文学的学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由于与外界长期隔绝,新时期学者的关注目光,更多地投在现当代作家身上。福克纳、菲茨杰拉德、伍尔夫、贝克特、萨特……这些以前还鲜为人知的外国作家,逐渐进入了我国读者的阅读领域和专业人员的研究视野。

令人高兴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现在应该是收获的季节了。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我国已经拥有我们自己的福克纳专家、海明威专家、奥尼尔专家、赛珍珠专家……。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编纂一套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具备了可能性。

1998年夏,笔者与来沪开会的陶洁、陆建德、刘海平等教授谈起编纂这样一套学术丛书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他们还慨然同意为本丛书撰稿。

丛书之所以取名为“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当然出于划定时间界限的考虑，顾名思义，古典作家当然不会包含在本丛书之内。这并不是说对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我们已经研究得很透了，不再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只是希望在过去未曾涉猎或涉猎不多的领域内多作一些耕耘。另一方面的考虑也在于“现代”一词的宽泛性。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现代”一词与“传统”、“古典”相对。凡不属传统和古典的均可以称作现代。而我们的划分要相对严格一些，将“现代”界定在19世纪初期以后。也就是说，凡活跃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甚至更晚近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外国作家，都可包括在内。因此尽管这套丛书的第一辑只选了福克纳、海明威、赛珍珠、艾略特、惠特曼、伍尔夫、奥尼尔、普鲁斯特、菲茨杰拉德等18位作家，但这个系列是开放的，作家的名单还可以继续延伸下去。第三，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的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层出不穷。在诗歌、小说和戏剧领域内，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意识流、荒诞派等流派此起彼伏。这些思潮和流派反映了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文学艺术的本质的思考。这种思考在每个作家身上都会有所体现。我们希望这套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也能从某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将近200年来西方文艺思潮的流变。

另外，关于丛书作者的遴选，也想在此作一说明。笔者最初的想法是约请国内对某一作家的研究最具权威性的学者。他或她应该翻译过该作家的作品，应该发表过相关的学术论文，最好出版过有关该作家的评传或专著。为此，我们请陶洁写福克纳，杨仁敬写海明威，李野光写惠特曼，刘海平写赛珍珠，陆建德写艾略特，郑克鲁写普鲁斯特，朱静写纪德，瞿世镜写伍尔夫，郭继德写阿瑟·密勒，文楚安写金斯伯格，都是绝好的人选。嗣后，在听取不少学界同人的意见后，笔者对作者的遴选标准作了一些调整。除了上面



提到的资深学者外,我们也将目光放在更年轻的作者身上。尤其是那些曾经以该作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青年学者。

最后,想谈谈对于这套丛书的整体构思。作为一套丛书,每本书的正文应该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一、作家小传,二、代表作品的分析,三、该作家在欧美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四、该作家在我国的译介情况。笔者相信,如果每本书都能较好地完成以上四个方面的任务,它将为读者提供有关这位作家比较全面的研究成果,就有可能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的要求,既满足一般文学爱好者希望了解某一作家的需求,又满足外国文学研究者希望追踪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愿望。试以赛珍珠为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位外国文学的爱好者如果想了解赛珍珠这位作家,只需阅读本丛书内《赛珍珠研究》一书的第一、第二部分,便可以将这位作家的生平 and 代表作品尽收眼底。如果是一位打算以赛珍珠为研究课题的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那么,他还得读一读该书的第三、第四部分,即该作家在欧美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以及该作家在我国的译介情况。这样,他不但可以了解到国外对于赛珍珠在不同的时期曾经出现过哪些不同的评价,对于她的研究目前走到了哪一步,取得了哪些成就,而且可以知道赛珍珠的作品最早是由谁翻译介绍到中国,以及在我国国内引起过哪些反响,国内的学者在这方面做过哪些工作,等等。这样,前人做过的工作,我们不必再去重复。过去未被人们重视的课题,正需我们去关注和发掘。而前人研究中未有穷尽之处,或值得商榷之处,甚或疏漏失误之处,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诚如此,学术的研究就有可能薪火相传,就有可能在不断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传承。当前学术界各写各的、互相重复、互不通气的弊端也有望得到改观。这正是本人所期待的。

2002年8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福 克 纳 研 究



目 录

前 言

.....	1
-------	---

第 一 部 分 生 平

.....	11
概 述	11
第一章 早期的福克纳	14
第二章 构建家园与神话王国	55
第三章 公众人物——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155

第 二 部 分 作 品 分 析

.....	188
概 述	188
第四章 折射社会的两个家庭——《喧哗与骚动》和 《我弥留之际》	189



第五章	福克纳与妇女	206
第六章	福克纳与种族	233
第七章	福克纳笔下的新兴资产阶级——《斯诺普斯三部曲》	269
第八章	福克纳与短篇小说	288

第三部分 关于福克纳研究

.....	304
概述	304
第九章 世界各地的福克纳研究	307
结束语	351
后 记	356
附录一 福克纳年表	358
附录二 福克纳作品要目	365
附录三 参考书目	371

前言

20 世纪 20 年代是美国文学的“第二次文艺复兴”，或者说是“第二次繁荣”。这时候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如小说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约翰·多斯·帕索斯；戏剧家桑顿·怀尔德、罗伯特·修伍德、埃尔默·赖斯；诗人阿契伯尔德·麦克里许、e. e. 肯明斯、哈特·克兰；评论家爱德蒙·威尔逊、伯纳德·德伏托、马尔科姆·考利等。这些人大多出生在 19 世纪最后的 10 年，跟正在产生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新世纪一起长大，不少人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过欧洲前线，经历过生死考验。这一切使他们的眼界扩大了，不再满足于“狭隘保守”的祖国家乡，对战后的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物质至上和享乐主义十分反感。于是他们纷纷出走到他们认为是文学圣殿的巴黎左岸，一心要在培育出福楼拜、波德莱尔等文豪的土地上写出“伟大的”美国作品，抨击虚假的美国社会，确立他们作为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尤其要为失去了理想和信仰的世界重新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正如老一辈但也在 1920 年代发表作品的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在《必要的天使》里所总结的，诗歌使一个人几乎完全不可解释的生活变得可以接受了，诗歌虽然未必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至少是一种对悲剧的“防卫”，“想象力是使我们在不正常中看到正常，在混乱中发现其反面的力量。”这些年轻人在巴黎还利用美元的优势过着寻欢作



乐的悠闲生活,他们酗酒做爱、泡咖啡馆、钓鱼、看斗牛、寻找爱情、追逐刺激,因而被斯泰因称为“迷惘的一代”。正如菲茨杰拉德在《人间天堂》里借主人公之口说的那样,他们虽然是新一代,却比上一代更害怕贫穷,更崇拜成功。他们成长了,却发现所有的上帝都死了,所有战争都打完了,所有对人的信念都动摇了。幸运的是,他们在醉生梦死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写作,而是以自己的经历,尤其是战争的创伤作为题材,在1920年代开始发表著作,很快就成为叱咤风云的文坛名家。例如,菲茨杰拉德在1920年3月不到24岁时出版了《人间天堂》,名利双收,如愿以偿地跟富家女珊尔达结婚,实现了他的美国梦。他在30岁时已经出版了三部短篇小说集、三本长篇小说,包括已成美国文学经典的《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年26岁的海明威发表《在我们的时代里》,开始引起文学界的注意。此后短短的四年内,他连续发表了讽刺老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春潮》(1925)、描写战后年轻人心态的《太阳照样升起》(1926)、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1927)和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永别了,武器》(1929),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记者一跃而成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肯明斯也在28岁时发表了反映他在战俘集中营里的生活的小小说《巨大的房间》(1922),然后连续发表诗集《郁金香与烟囱》(1923)、《诗歌十六首》(1925)等,以与众不同的形式、拼法、标点符号和句法赢得了无数的年轻读者,最后成为在美国仅次于弗罗斯特的最受欢迎的诗人。30岁左右成名成家,这几乎是菲茨杰拉德这一代作家的共同特点。

然而,在这群年轻人中却有一位像落伍的大雁,孤零零地彳亍而行。那便是1897年在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出生的威廉·福克纳。他比菲茨杰拉德晚出世一年,比海明威还大一岁。跟其他的年轻人一样,他渴望爱情,但在情场上屡屡受挫:跟他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嫁给了一位律师,他表达爱慕的浪漫诗歌未能赢得他一见

钟情的女士的芳心。他想去欧洲前线在战火中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但因为身材矮小,军队不予接受。他好不容易冒充英国人,甚至改动自己的姓氏,把“Falkner”变成了“Faulkner”才进入了位于加拿大的英国皇家空军训练营地,可没到5个月,训练尚未完成,连一次飞行的滋味都没尝到,战争已经结束了,他只好回家。他想当作家,但似乎在很长的时间里没能找到正确的途径。别人抛弃传统、独立创新从而一鸣惊人的时候,他还在执迷不悟地模仿英国诗人史温朋和豪斯曼,甚至在言行举止上都扮演洒脱不羁的浪漫派诗人。他也想去巴黎汲取文化营养,他到了巴黎,到了左岸,参观了西尔维亚·比奇那著名的莎士比亚书店,去了乔伊斯经常光顾的咖啡馆,甚至还租了个小房间准备长期居住进行写作,但总因生性胆怯而没有改变独来独往的个性。因此他非但没有跟任何前辈或同龄作家交往,而且不到半年,便决定去英国一游然后回老家。

然而,也许正是由于他是离群的孤雁,他才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思索和探索。在好朋友斯通的帮助下,福克纳阅读了巴尔扎克、福楼拜、狄更斯、康拉德、乔伊斯和美国作家惠特曼与麦尔维尔的作品,还有许多宣传新文学思潮的小杂志。他佩服他们能够摆脱传统的束缚走自己的路,但他更赞赏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用互相关联的故事勾勒出19世纪法国社会的概貌。他非常仰慕乔伊斯的意识流手法,但还是喜爱从小听惯的民间讲故事的方式。他用5年的时间进行诗歌创作,在1924年还出版了一本诗集《大理石牧神》。可惜那描写大自然、抒发无名忧伤或失恋悲怆的诗歌跟当时的时代思潮并不合拍。他承认失败^①,

① 1956年,福克纳接受《巴黎评论》记者吉恩·斯泰因的采访时说,“我是一个失败的诗人。也许每个小说家都先想写诗歌,发现他写不了,才试图写短篇小说,那是诗歌以外最费力、要求最高的形式。只有写短篇小说也失败了,他才肯创作长篇小说。”见“Interview with Jean Stein.” *Lion in the Garden*, edited by James Meriwether & Michael Millgat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0, p. 238.